

人文社會學，有用？無用？

專訪連瑞枝教授

傳科系97級 邱佳心 採訪撰文

跟隨著連瑞枝老師的腳步踏入研究室，左邊高大的書架上排置著滿滿的書冊，與右邊寬敞舒適的沙發形成了忙碌與悠閒的對比。窗外徐風微送，書香滿室，恬靜自適之感油然而生。

現任交大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系助理教授的她，主修歷史，是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對史學及文學都懷抱著極高的熱忱並且積極投入相關工作。沏了一壺茶，我們從日常生活瑣事淺聊而慢慢切入正題。（連教授簡稱答）

問：是因為興趣的關係而踏入歷史學的領域嗎？

答：早期聯考制度下的高中生不會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只知道你喜歡文學、歷史、哲學…這些都會有共同之處，所以是看分數分發，被決定的成份是較多的。當時對歷史學領域並不非常了解，只知道自己的興趣大概是哪一類，後來慢慢的、吸收到比較專業的知識時，加上廣泛的閱讀，這些學科累積到了一定的程度便會激發你原來就有的潛在興趣。其實，在高中時，本來以為自己會走文學的方向，不過文學與人文學科都有互通關係，因為你有文學的心態的話去做很多研究都會比較能感同身受。所以我覺得歷史也算是我的興趣，就是想知道所有的事情，有點百科全書式的。

問：開始踏入這個領域後有先設想過未來的方向嗎？

答：老實說，好像沒有。我覺得大學生的生活是一種對壓抑的釋放，感覺上並不是很積極的在設計一個未來，高中畢業後只能說是從一個禁錮的世界中走出，沒辦法積極的去選擇想要做什麼，只想著說什麼都要試一試，所以那個時候並不是能很清楚感覺到自己要做什麼。只知道自己喜欢念書，也不知道以後自己

交大客家學院

會扮演哪個角色，整個摸索的過程是比較隱晦的那一部分。

問：有沒有一段轉折的時候讓你突然思考未來要往哪方面走？

答：台灣的教育怪的地方是它最終目的是為了一個工作，評斷一個人工作好壞就是薪水。當我一直往研究所念去的時候，我父母有點困惑，不知道我還要繼續唸到什麼程度。以前只知道要讓小孩子讀書，但現在書還沒唸完就結婚

了（連老師在碩士階段便結婚了），他們也突然不知道該怎麼看待。老一輩的人通常的想法是小孩子要讀書才會成器，成器的標準就是孩子會有一份好的職業，可是卻突然發現我這個女兒都沒有，就從自己的家轉到夫家去了。

夫家也支持我繼續唸書，一方面也依照傳統的價值期待我成為一個好媳婦……有一個比較關鍵的時刻是當我發現我的社會定位變成一個“媳婦”，我才意識到我是個女的。（笑）

台灣女性大約三十歲左右幾乎都會面對個比較結構性的選擇看是要進入家庭中，或是要工作，對以前所學的知識重新做一個自我評估，到了差不多這個時候還沒結婚的話，就會考慮說是不是該結婚了；如果已經結婚了，就會進入一個抉擇的關卡，必須在這上面有所取捨，如果沒有選擇的話就將被環境決定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對我而言最大的轉折點應該是結婚當人家的媳婦、做人家的太太，面對社會週遭的期許，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角色。我也曾陷入長期的思考，也可以說我很倔強。那時我的社會意識不是很強，不會“從善如流”，我還是堅持我想走的路，因為在學術裡我可以找到個人智力可以投入的世界，所以我還是繼續念攻讀博士，我覺得這是最大的關鍵。



歲末聯歡，左為連瑞枝、右為林秀幸教授，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提供

問：面臨現下數位化生活，很多人都會對讀文科有迷思，您覺得文科還“沒有用”呢？

答：〔思考一陣〕讀書的目的是為解決我的問題，而剛好能解決我問題的方向就是朝文科走。

我覺得整個學習的階段是有點宗教性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宗教性問題我的方法就是文科，如果有人問“文科有用嗎”這種問題，我想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謬誤，而我也需要到這個謬誤的脈絡裡去回答，因為有人天生註定就是要去做這件事情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文科到底有沒有用”這個問題，那我就會問到底什麼叫有用？我認識一些學理工的人，他們也學了很多工程學科之類的，但最後的問題並不在他的學科、他的學歷有沒有用，當他的學歷讓他覺得有用的時候，其實他這個人的獨特性便不是這樣張顯。

如果他覺得他這個人的價值是因為他拿了這個學科這個頭銜，那麼人的價值感將變得很低，因為人的價值是附著在另一個價值之上的。在某一個層面他會受到很多社會的認同，可是有些問題是在有一定的年齡後才會發現的，可能三十歲、四十歲以後，突然發現自己只是在被別人期望有用的眼光下期待出來的。

當然，這也沒辦法回答說文科有什麼用，從比較內在的角度看來，有用沒有用比較像是老莊的問題，你不知道什麼是有用沒用的，當你這個時候覺得是有用的也許到了五十歲卻發現只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而已，所以這個問題是比較緩慢的，不同的時間會有不同的看法。

有很多人說文學有什麼用、藝術有什麼用，我覺得如果用“有用”的心態去看一個東西的話，就是問錯了一個問題，社會上本來就有這個需要，對某些知識作一種理解或澄清，這是個專業的社會每個人各司其職。

學科走到很學術的地方通常都是沒有用的，它其實會有點像是種個人的生活方式，有點像藝術創作一樣。

問：對歷史學和文學未來的瞻望與期許？

答：〔思考一陣〕這很難說，其實我是反對“專業”的，因為“專業”究竟是什麼讓人懷疑，它有點像是一個職業的附帶品。〔沉思片刻〕素養！〔突然說出〕與其說是對這個學科有什麼期待不如說我希望它成爲一個素養，不會有人再

交大客家學院

在馬路上問出一句很粗魯的像「你讀這個以後要做什麼」之類的話，所以如果說我對這個學科有什麼期許的話我希望這個專業有一天會變成公民的素養，讓人與人之間不會用那麼功利的看法去看另外一個人，讓人與人之間能更溫和。〔笑〕

問：在交大對客家文化學院學生有什麼期許？

答：客家研究在台灣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我知道台灣客家研究，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很小的研究範疇，但是她卻大有可為，因為她本身蘊涵很多重的社會與學術的意義。

我們的教育系統不習慣觀照我們自己，它往往就像妳剛才所說的著重於有用的層面，但是客家研究可以帶學生回到一個具體的社會來看台灣社會。不只是客家社會，而且也包括了台灣文化中一層又一層的族群關係，不管是顯示在歷史中，或是現在社會中仍可以看到的各種豐富的文化現象。這幾乎已是全球每一個社會都在面對的族群與文化多元共同的議題。

客家研究，是一個最貼身也最實際的一個場域，可以對全球的各種議題進一步思考，我們希望學生不只在這個學院了解也他們自己的社會，也可以對人文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出一種務實的社會與學術態度。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台灣整個島的精神是活潑的、動態的、有生命力的，是一個富有冒險的海洋文化性格的島嶼。於是，我們也希望年輕的學生在這個學院中，培養對他們對文化進行實務的理解，又可以對文化的創作具有信心，他們未來能在社會上從事具有創造性的社會文化的工作。∞

連瑞枝教授小檔案

最高學歷：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

現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社系
助理教授

專長：華南區域歷史與族群關係、宗
教社會史、村史與家族史、口述歷史

